

## 青未了

## 人文齐鲁

40多年前,18万知识青年从北京、天津、上海、青岛等大城市来到了内蒙古,成为北京军区内蒙古生产建设兵团的战士,如今他们正在分别走向退休的年龄,随着电视剧《知青》的热播,那个激情燃烧的青春岁月不断出现在这些老知青的面前。

## ■激情年代

## 青岛知青与内蒙古生产建设兵团

□宋立嘉

1970年9月8日,在青岛火车站,青岛市第一批去内蒙古生产建设兵团的知青坐上了列车,开始踏上离家的路。火车站挤满了欢送内蒙古兵团的知青家长和市革命委员会组织的红小兵和部队战士。说是欢送,其实不如说是哭送。汽笛一声长鸣,火车站顿时哭声一片。车上下千万双手拉扯在一起,真是惊天地泣鬼神。

知青们迅速地从城市里消失了,城市的街道一下子显得清静了许多,许多家庭突然安静起来,父母们看着屋里空出来的床铺发呆。

9月26日第二批出发时,汲取上次教训,用卡车把知青先拉到沧口飞机场,因为这里是军事禁区,点完名后再拉到城阳火车站,在这里,青岛知青悄悄地离开岛城,坐上专列向内蒙古大草原出发。青岛知青赴内蒙古生产建设兵团主要分为三大批,分别为1970年的9月8日、9月18日和9月26日(赴180电厂的是单独搭乘火车前往的)。后来,还有零星的青岛知青到内蒙古,前后总计4320人。知青赴内蒙似黄河决口般拥入,内蒙古成了兵团的天下,自包头附近的白彦花起沿黄河河套西行,至乌兰山下、乌加河畔,至乌梁素海,至临河,至海勃湾,处处可见身着兵团服装



作者提供的当年在内蒙古草原上的留影及报纸



英姿飒爽的知青男女,处处可听到掩不尽乡音的“青普话”,处处可受到每月只有5元钱收入的兵团战友们的吃住款待。青岛知青的仗义豪情一时间传遍整个大草原,青岛知青打架凶狠也同样使兵团领导头疼不已。

其实从1971年开始,已有高干子弟离开兵团返回城市。记得我连有一位知青的家长是驻外大使,某一日他收到从北京寄来的一封外交部公函,要求其回北京探亲。该知青请好假当天就走了。去年在北京聚会,他已是了个不小的军官。

我连一知青聪明过人,知X光机对金属物体穿透力差,遂剪一铁片拴在胸前,经X光机透视初步诊断为“肺结核”。医生大为惊讶,疑发现世界重大奇迹,肺结核病灶咋能这样大呢?遂决定二次拍片,知青忙中出错,将铁片拴错位置。医生纳闷,怎么肺结核病灶还游移?后

查出是知青捣鬼,医生大为恼火。那时为了能病退回城,真是不择手段啊!

1973年8月30日,21团5连青岛知青打了包头知青。次日,包头知青聚众报复,又发生伤人事件。团领导竟然挑动群众斗群众,于9月5日调动22团部分知青和21团包头知青殴打青岛知青,有80多人加入战团,20人挨打,受伤15人,重伤8人。群殴事件造成了极恶劣的影响,消息传到包头、青岛之后,更引起知青家长的强烈反应。大多数家长来信,来电打听子女的安危。一个被打伤的青岛知青的家长,4次来电报,坚决要求孩子回青岛治疗养伤。有的家长则在包头和青岛知青办公室两头活动,要求把子女调回去。有些青岛知青家长甚至每天到火车站接自己的孩子,接不到就大哭一场……

当时全国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工作会议刚开完,各大城市

正在组织新的上山下乡动员,如此大规模的知识青年群殴行为,居然在由解放军领导的生产建设兵团发生,令人难以理解。为解决青岛知青在内蒙古被打事件,3师和21团派出工作组前往青岛走访了知青家庭并向山东省委和知青办汇报了情况,承担了责任,对有关人员进行了处理,使被打事件圆满解决。

1975年6月24日,国务院中央军委下达国发(75)年95号文,改变内蒙古生产建设兵团体制,撤销兵团、师两级机构,把农业团队改为国营农、牧场。位于巴彦淖尔盟乌拉特前旗的十四团改为苏独仑农场。那时候知青思想波动很大,纷纷要求返城,解决遗留问题。知青返城风达到高潮。青岛市关闭了内蒙古知青返城的大门,为了能脱离农场,很多人办了转插,就是转到别的地方,然后通过顶替、上大学、参军、招工等方式曲线回城。

之后的几年,返城渠道打开,知青们终于陆续返城,最后一批知青于1979年4月离开了战斗八年的边疆,回到了青岛。一个轰轰烈烈的时代结束了。

我们最好的青春年华是在大草原上度过的,我们将永远珍惜和怀念建设边疆、保卫边疆的那些日子。

■饮饌琐忆  
什香面

□马景瑞

什香面是临清特有的一种美食,2007年曾被评为“山东省名小吃”,去年6月又被评选为“到山东不可不品尝的100种美食”之一。什香面的“什”,完全等同于“十”字,在这里它并不指具体的数字,而是表示多样,达到顶点,如同“十全十美”、“十全大补”、“十足”、“十成”等词语中的“十”字,乃数之极也。什香面,就是极言其香味多而浓。临清是我的家乡,是我一直生活、工作的地方,我吃什香面的次数数也数不清了。又走南闯北到过不少地方,尝过各种风味的面条。有人说,尝尽天下美味,方知什么叫最好,因为有了比较。说句掏心窝子的话,我总觉得什香面最好吃,是天下第一等美食。

做什香面有不少讲究。一是煮面既不能煮过头,太烂,又不能欠火,不断生,要煮得适中,使其筋道。二是煮好的面条要立即捞进凉开水中浸一浸,去其黏性,使其清爽。三是佐料中的炒菜要炒得淡而烂,鲜、咸小菜要切细剁碎。四是精心制作肉卤。吃什香面,肉卤是关键,制作时一点也马



虎不得。因为是“面痴”,十分爱吃什香面,我曾向厨师学过制作肉卤这一手。其具体制作方法是:炒锅加油后,放二三粒大茴和葱花、姜丝,待油温热时,把备好的肉末(有肥有瘦,以瘦为主)倒进油锅里煸炒片刻,随即置入面酱,再一起煸炒,炒出香味。加适量细盐,点少许酱油,然后倒入热水,煮沸后勾芡,熬成黏汁,盛出。清锅后,再炸一点花椒油倒入肉卤中,立刻香味四溢。

吃什香面时,盛佐料的盆、碗、盘、碟摆满一大圆桌。有酱红色的香喷喷的肉卤,有红黄相间的西红柿鸡蛋卤(即素卤),炒菜则有:绿绿的韭菜、青青的豆角、紫色的茄子、白嫩的绿豆芽、黄绿的蒜薹、金黄的鸡蛋花儿,鲜、咸小菜有:切得细细的鲜黄瓜丝、剁得碎碎的腌萝卜、腌香椿叶、腌韭花,还有蒜泥、香醋、麻汁,数一数,佐料有十五六种之多。可以说,这些佐料是群英荟萃,荤素搭配,红、白、黄、绿、紫五色交织,鲜、咸、香、辣、酸五味交融,色、香、味、形完美统一。第一次来临清品尝什香面的客人,一见满桌子五颜六色、香味各异的佐料,就会不由得叹为观止,胃口大开。吃面时,先盛上半碗面条,然后随着园桌的转动,根据自己的口味喜好,自由选加佐料,基本上是半碗面条半碗菜,用筷子搅拌一下,就可以尽情享受什香面这一无上美味了。

前些年,市里一位主要领导同志升迁到另一个城市任职,心心念念地要把什香面也带过去,特地让临清一位厨师跟了去,手把手地教了一个月,总算教会了当地厨师做什香面。可过了不到两个月,做出的什香面又变味了。这位老领导回临清时感慨地说:“一个师傅一个传授,半路改也改不过来!”我倒觉得,一种地方名吃就是这个地方的名片,其独特的风味蕴含着这个地方多少年的风俗人情、文化积淀,别处想在很短时间回内学会,学到家,几乎是不可能的。

盛夏时节,正是吃什香面的好时候。有意品尝正宗什香面的朋友,请来临清体味一下这人生的极致享受吧!

## ■行走齐鲁

## 九如山无亭小记

□谢大光

近日去济南开会,听当地朋友经常提到南部山区,我听着新鲜。以前挂在嘴边的总是大明湖趵突泉千佛山,远一些,无非泰山曲阜,怎么突然冒出个南部山区?济南南部即泰山北麓,泰山余脉绵延百里,山区自当无疑,却没有人在意,济南人也没谁闲来想去山里走走。这些年风气变了,乡里人进城务工,城里人下乡度假,山里的空气和水,山上的绿色和山货,都成了宝贝。明眼人看准机会,投资景区酒店一应设施,加上路好了,车多了,南部山区竟成了济南名副其实的后花园。

九如山就在南部山区。进山原也平常,无险峰,无怪石,一潭碧水,汪在山脚,原木铺就的栈道,七拐八弯,绕着水潭伸向绿荫掩映的山坳。路不陡,开始登山如履平地,倒是林间泉瀑茂盛,忽从岩壁垂下,忽从草丛冒出,阴绿中,水光水声挟着水气拦路扑面而来,惹得人走走停停,不忍快行。据说南部山区的地下水系和济南相通,平地上喷涌出来就似趵突泉一般,到了山里水随山势,一簇簇,一蓬蓬,绽放得春花一般姿态万千。我们一行百余人,约定好集合的时间,进了山也就像流水一样散开了,三五人,七八人,边走边说边看,走快了,和前边的接上了茬;掉队了,又和后边的凑上了趣。话题海阔天空,无可无不可,就像这山里的风,吹到哪儿算

哪儿。不知不觉已上半山,见同行的小蒋站在一处观景台上拍照,从镜头看过去,远处山巅叠落在人的肩头,恰似着上班族的披肩。我和小蒋相视一笑,几乎同时喊出,“嘿,与山比肩!”放眼远望,丛山逶迤,林海泛波,脚下沟壑幽邃,鼓荡着苍莽之气,远近高低各有不同。山的好处原在于深藏,看似平常的九如山,肚腹里竟有如此丘壑,更不知前面又会藏着怎样的惊喜。

由此向上,山愈深,层次愈重,瀑布多嵌在山石缝隙间,白亮的水帘和葱绿的草木交缠遮掩,半含半露,虽少了些壮观,却可以亲近,胜似飞流直下的唐突。一个年轻的母亲拉着四五岁的儿子也在登山,小伙子雄赳赳地,手里举一个穿在树枝上的纸杯,问他做什么用,说是捞鱼,再问可有收获,回答还没有。我们和孩子的母亲都笑了。小伙子毫不沮丧,依然高举他的“渔网”,用力晃着向前跑去。真是有个创意的孩子。说笑着攀上一个高坡,坡上搭有草顶大凉棚,早有先到达的招呼呼我们进去喝茶,茶是免费供应,山泉水泡上茶叶,山楂片还有一些不知什么树的嫩叶,抿上一口,清甜透脾。

歇息过继续爬山,脚下觉出些沉重,路边倒添了花色,还是借着山的精气,我们奋力前行。不知不觉木质栈道已换成石阶,山路陡地立了起来,阶陡且窄狭,只容两人侧身而过,右侧峭石壁立,左

侧临渊,坡上立有一石,上书“无亭”两个大字。噢,这样的地势竟建有亭子,真是要花些工夫,又好奇有了这名儿,一路上多少亭子,都来不及赏看,这个无亭倒是要仔细观上一观。待左右逡巡一番,除了山石树木,哪里有什么亭子的踪影。正疑惑,后边的姜君拍手笑起来,指点着那两个字说,“无亭嘛,就是没有亭子啊。”恍然间,似觉受了哄骗,转念一想,这个造出无亭的人必是有些智慧。有道是,世间万物,人生流转,莫不在有无之间,有即是无,无即是,《红楼梦》中的“好了歌”唱的正是此意。此处无亭以无做有,开出一片想象空间,令人驻足浮想,难以忘怀,不得不佩服。

从无亭向上再无平地,山顶遥遥在望,走路越发吃力,像泰山的十八盘。约定集合的时间已近,据说登顶还要个把小时,犹豫着问起下山可有捷径,回答是,必先到山顶才得下山。如此便无他途,只有一力攀登。眼盯着脚下,心望着山顶,一阶一阶踏实,累且坦

然,心里明白,每迈进一步,离山顶就近一步。最后一段路,汗水已经浸透背心,还是鼓起劲呐喊着跑了上去。紧跟在后面的姜君,索性脱光了脊梁。从山脚算起,历经三个半小时攀爬,海拔900米的九如山终于伏在脚下,环顾左右,仅余五人。山顶风光自然不同,群山拱列,天际苍茫,俯仰天地,只有白云飘在头顶。深吸一口气,拍上两张照片,恰好中午12点,已到约定集合的时间。我们五人顾不得歇息,连奔带跳,夺路而下,半个小时后与山脚队伍会合。

静下心来,又忆起无亭,两个大字总是挂在眼前。反复玩味无亭之妙,似不尽在有无之间。无亭者,无停也,登山到了紧要处,最是停不得脚步。无亭默立路边,该是对行百里者半九十的鞭策。

也许,多少年以后,关于九如山,关于无亭,会生出些故事,让后人猜想。这一脉好山水养着一个无亭,真好!(本文作者为中国当代散文名家,百花文艺出版社原副总编辑)

